

李氏受言表二

卷一

李氏受言表

書曰君子之於人也，見其善則樂之，見其不善則戒之。夫君子之於人也，猶水之於魚也。水清則魚生，水濁則魚死。君子之於人也，猶水之於魚也。水清則人善，水濁則人惡。君子之於人也，猶水之於魚也。水清則人壽，水濁則人夭。君子之於人也，猶水之於魚也。水清則人富，水濁則人貧。君子之於人也，猶水之於魚也。水清則人貴，水濁則人賤。君子之於人也，猶水之於魚也。水清則人榮，水濁則人辱。君子之於人也，猶水之於魚也。水清則人安，水濁則人危。君子之於人也，猶水之於魚也。水清則人樂，水濁則人苦。君子之於人也，猶水之於魚也。水清則人壽，水濁則人夭。君子之於人也，猶水之於魚也。水清則人富，水濁則人貧。君子之於人也，猶水之於魚也。水清則人貴，水濁則人賤。君子之於人也，猶水之於魚也。水清則人榮，水濁則人辱。君子之於人也，猶水之於魚也。水清則人安，水濁則人危。君子之於人也，猶水之於魚也。水清則人樂，水濁則人苦。

妙處在不立
異便有吞吐
一世氣象若
分門立戶各
樹旗幟不啻
沙小矣

李氏焚書卷二

書答

答鄧明府



某偶爾遊方之外，略示形骸，虛幻於人世如此。且因以逃名避譴於一時，所謂賢聖大人者，茲承過辱，勤懇慰諭，雖真肉骨不啻此矣。何能謝第。日者奉教，尚未有盡請益者，謹略陳之。夫舜之好察邇言者，予以謂非至聖則不能察，非不自聖則亦不能察也。已至於聖，則自能知衆言之非邇，無一邇

言而非真聖人之言者無一邇言而非真聖人之
言則天下無一人而不是真聖人之明矣非強
爲也彼蓋曾實用知人之功而真見本來面目無
人故也實從事爲我之學而親見本來面目無我
故也本來無我故本來無聖本來無聖又安得見
已之爲聖人而天下之人之非聖人邪本來無人
則本來無邇本來無邇又安見邇言之不可察而
更有聖人之言之可以察也邪故曰自耕稼陶漁
無非取諸人者居深山之中木石居而鹿豕遊而

所聞皆善言所見皆善行也此豈強爲法如是故
今試就生一人論之生狷隘人也所相與處至無
幾也間或見一二同參從入無門不免生菩提心
就此百姓日用處提撕一番如好貨如好色如勤
學如進取如多積金寶如多買田宅爲子孫謀博
求風水爲兒孫福塵凡世間一切治生產業等事
皆其所共好而共習共知而共言者是真邇言也
於此果能反而求之頓得此心識得本來面目則
無始曠劫未明大事當下了畢此予之實證實得

處也而皆自於好察。邇言得之故不識諱忌。時時提唱此語而令師反以我爲害人。誑誘他後生小子。深痛惡我。不知他之所謂後生小子。卽我之後生小子也。我又安忍害之。但我之所好察者。百姓日用之邇言也。則我亦與百姓同其邇言者。而奈何令師之不好察也。生言及此。非自當于大舜也。亦以不自見聖而能見人人之皆聖人者。與舜同也。不知其言之爲邇。而能好察此邇言者。與舜同也。今試就正於門下。門下果以與舜同其好察者。

是乎。不與舜同其好察者。是乎。自然好察者。是乎。強以爲邇言之中。必有至理。然後從而加意以察之者。爲是乎。愚以爲強而好察者。或可強于一時。必不免敗缺於終身。可勉強于衆人之前。必不免敗露于予一人之後也。此豈予好求勝而務欲令師之必予察也哉。蓋此正舜蹠之分利與善之間。至甚可畏。而至甚不可以不察也。旣繫友朋性命。真切甚於肉骨。容能自巳。而一任其不知察乎。俗人不知謬謂生於令師有所言說。非公聰明。詭能

遽信予之衷赤也哉。然此好察邇言原是要緊之事，亦原是最難之事。何者？能好察則得本心，然非實得本心者，決必不能好察。故愚每每大言曰：如今海內無人，正謂此也。所以無人者，以世之學者，但知欲做無我，無人工夫，而不知原來無我，無人自不容做也。若有做作，卽有安排，便不能久，不免流入欺已欺人，不能誠意之病。欲其自得終無日矣。然愚雖以此好察，日望於令師，亦豈敢遂以此好察邇言取必於令師也哉？但念令師於此未可。

遽以爲害人，使人反笑令師耳。何也？若以爲害人，則孔子仁者人也之說，孟氏仁人心也之說，達磨西來單傳直指諸說，皆爲欺世誣人作誑語以惑亂天下後世矣。尚安得有周程尚安得有陽明心齋大洲諸先生及六祖馬祖臨濟諸佛祖事邪？是以不得不爲法辨耳。千語萬語只是一語，千辯萬辯不出一辯，恐令師或未能察，故因此附發於大智之前，冀有方便，或爲我轉致之耳。且愚之所好察者，邇言也。而吾身之所履者，則不貪財也不好。

色也不居權勢也不患失得也不遺居積於後人也不求風水以圖福蔭也言雖邇而所爲復不邇者何居愚以爲此特世之人不知學問者以爲不邇耳自大道觀之則皆邇也未曾問學者以爲邇耳自大道視之則皆不邇也然則人人各自有一種方便法門既不俟取法於予矣况萬物並育原不相害者而謂予能害之可歟吾且以邇言證之凡今之人自生至老自一家以至萬家自一國以至天下凡邇言中事詭待教而後行乎趨利避害

人人同心是謂天成是謂衆巧邇言之所以爲妙也大舜之所以好察而爲古今之大智也今令師之所以自爲者未嘗有一釐自背於邇言而所以詔學者則必曰專志道德無求功名不可貪位慕祿也不可患得患失也不可貪貨貪色多買寵妾田宅爲子孫業也視一切邇言皆如毒藥利刃非但不好察之矣審如是其誰聽之若曰我亦知世之人惟邇言是耽必不我聽也但爲人宗師不得不如此立論以教人耳果如此自不妨古昔皆然

皆以此教導愚人免使法堂草加深三尺耳矣。但
不應昧却此心便說我害人也。世間未有以大舜
望人而乃以爲害人者也。以大舜事令師而乃以
爲慢令師者也。此皆至邇至淺至易曉之言。想令
師必然聽察。第此時作惡已深未便翻然若江河
決耳。故敢直望門下。惟門下大力自能握此旋轉
機權也。若曰居士向日僞服而強談佛。今居佛國
矣。又強談儒。則於令師當絕望矣。

復周柳塘

麻城周柳塘
新邑吳少虞
皆耿公所尊
禮者

無要緊三字
正對耿公不
容已三字

弟早知兄不敢以此忠告進耿老也。夫彼專談無
善無惡之學。我則以無善無惡待之。若於彼前而
又談遷善去惡事。則我爲無眼人矣。彼專談遷善
去惡之學者。我則以遷善去惡望之。若於彼前而
不責以遷善去惡事。則我亦爲無眼人矣。惟是一
等無緊要人。一言之失。不過自失。一行之差。不過
自差。於世無與可勿論也。若特地出來要扶綱常
立人極。繼往古開羣蒙。有如許擔荷。則一言之失
乃四海之所觀聽。一行之謬。乃後生小子輩之所

效尤豈易放過乎如弟豈特於世上爲無要緊人
息焉游焉直與艸木同腐故自視其身亦遂爲朽
敗不堪復用之器任狂恣意誠不足責也若如二
老自負何如關繫何如而可輕邪弟是以效孔門
之忠告竊前賢之善道卑善柔之賤態附直諒之
後列直欲以完名全節付二老故遂不自知其犯
于不可則止之科耳雖然二老何如人邪夫以我
一無要緊之人我二老猶時時以遷善改過望之
况如耿老而猶不可以遷善去惡之說進乎而安

敢以不可則止之戒事二老也偶有匡廬之興且
小樓不堪熱毒亦可因以避暑秋涼歸來與兄當
大講務欲成就世間要緊漢矣

與莊純夫

日在到知葬事畢可喜可喜人生一世如此而已
相聚四十餘年情境甚熟亦猶作客并州旣多時
自同故鄉難遽離割也夫婦之際恩情尤甚兼以
辛勤拮据有內助之益若平日有如賓之敬齊眉
之誠孝友忠信損己利人勝似今世稱學道者徒

李自滇南濕
白下宜人已
歸黃安矣至
此不無死生
之感

有名而無實則臨別猶難捨割也何也婦行婦功
婦言婦德自然令人思念爾岳母黃宜人是矣獨
有講學一事不信人言稍稍可憾餘則皆今人所
未有我雖鐵石作肝能不愧然况臨老各天不及
永訣邪已矣已矣自聞訃後無一夜不入夢但俱
不知是歿豈真到此乎抑吾念之魂自相招也
想他平生謹慎必不輕履僧堂然僧堂一到亦有何
妨要之皆未脫灑耳既單有魂靈何男何女何遠
何近何拘何礙若猶如舊日拘礙不通則終無出

頭之期矣卽此魂靈猶在便知此身不歿自然無
所拘礙而更自作拘礙可乎卽此無拘無礙便是
四方淨土極樂世界更無別有西方世界也純夫
可以此書焚告爾岳母之靈俾知此意勿貪耗生
之樂一處胎中便有隔陰之昏勿貪人天之供一
生天上便受供養頓忘却前生自由自在夙念報
盡業現還來六趣無有寤時矣爾岳母平日爲人
如此決生天上無疑須記吾語莫忘却雖在天上
時時不忘記取等我壽終之時一來迎接則轉轉

相依可以無錯矣。或暫寄念佛場中，尤妙。或見我平生交遊，我平日所敬愛者，與相歸依，以待我至，亦可幸。勿貪受胎，再托生也。純夫千萬焚香化紙，錢苦讀三五遍，對靈叮囑，明白誦說，則宜人自能知之。

復焦弱侯

冲庵方履南京，任南北中外，尚未知稅駕之處，而約我於明月樓，舍穩便，就跋涉，株守空山，爲侍郎守院，則亦安用李卓老爲哉？計且住此，與無念鳳

卓老与冲庵
有滇南之集

里近城數公朝夕龍湖之上，所望兄長盡心供職，弟嘗謂世間有三等人，致使世間不得太平，皆由兩頭照管第一等，怕居官束縛，而心中又舍不得，官既苦其外，又苦其內，此人頗高，而其心最苦，直至舍了官，方得自在，弟等是也。又有一等本爲富貴，而外矯詞以爲不願，實欲托此以爲榮身之梯，又兼採道德仁義之事，以自益，此其人身心俱勞，無足言者，獨有一等怕作官，便舍官喜作官，便人作官喜講學，便講學不喜講學，便不肯講學，此一

等人心身俱泰手足輕安既無兩頭照顧之患又無掩蓋表揚之醜故可稱也趙文肅先生云我這箇嘴張子這箇臉也做了閻老始信萬事有前定只得心閒一日便是便宜一日世間功名富貴與夫道德性命何曾束縛人人自束縛耳有出門如見大賓篇說書附往請教大抵聖言切實有用不是空頭若如說者則安用聖言爲邪世間講學諸書明快透髓自古至今未有如龍溪先生者弟舊收得頗全今俱爲人取去諸朋友中讀經既難讀

大慧法語又難惟讀龍溪先生書無不喜者以此知先生之功在天下後世不淺矣楊復所心如穀種論及惠迪從逆作是大作家論首三五翻透徹明甚可惜末後作道理不稱耳然今人要未能作此今之學者官重於名名重於學以學起名以名起官循環相生而卒歸重於官使學不足以起名名不足以起官則視棄名如敝帚矣無怪乎有志者多不肯學多以我輩爲真光棍也於此有耻則羞惡之心自在今於言不顧行處不知羞惡而惡

極是

人作要所謂不能三年喪而小功是察是也悲夫
近有不患人之不知患不知人說書一篇世間
人誰不說我能知人然夫子獨以爲患而帝堯獨
以爲難則世間自說能知人者皆妄也於問學上
親切則能知人能知人則能自知是知人爲自知
之要務故曰我知言又曰不知言無以知人也於
用世上親切不虛則自能知人能知人則由於能
自知是自知爲知人之要務故曰知人則哲能官
人堯舜之知而不徧物急先務也先務者親賢之

極是

謂也親賢者知賢之謂也自古明君賢相孰不欲
得賢而親之而卒所親者皆不賢則以不知其人
之爲不賢而妄以爲賢而親之也故又曰不知其
人可乎知人則不失人不失人則天下安矣此堯
之所難夫子大聖人之所深患者而世人乃易視
之嗚呼亦何其猖狂不思之甚也况乎以一時之
喜怒一人之愛憎而欲視天下高蹈遠引之士混
俗和光之徒皮毛臭穢之夫如周丘其人者哉故
得位非難立位最難若但取一槩順己之侶尊己

之輩則天下之士不來矣。今誦詩讀書者有矣，果知人論世否也？平日視孟軻若不足心服，及至臨時恐未能如彼，尚論切實可用也。極知世之學者，以我此言爲妄誕逆耳，然逆耳不受，將未免復蹈同心商證故轍矣。則亦安用此大官以誑朝廷，欺天下士爲哉？毒藥利病，刮骨刺血，非大勇如關雲長者不能受也。不可以自負孔子孟軻者而顧不如一關義勇武安王者也。蘇長公何如人，故其文章自然驚天動地，世人不知，祇以文章稱之，不知

文章直彼餘事耳。世未有其人，不能卓立而能文章垂不朽者，弟於全刻抄出作四冊，俱世人所未取。世人所取者，世人所知耳。亦長公俯就世人而作也。至其真洪鐘大呂，大扣大鳴，小扣小應，俱繫精神髓骨所在。弟今盡數錄出，時一披閱，心事宛然。如對長公披襟面語，憾不得再寫一部呈去，請教爾儻印出，令學生子置在案頭。初場二場三場畢具矣。龍溪先生全刻千萬記心遺我，若近溪先生刻不足觀也。蓋近溪語錄須領悟者，乃能觀於

東坡文章須
如此看，不
如蘇文爲然

借西人笑罵
世宙時南北
講李九陳朔
洛立編故終
此論然猶有
恥不與黨人
之列者

言語之外不然未免反加繩束非如王先生字字皆解脫門得者讀之足以印心未得者讀之足以證入也

又與焦弱侯

鄭子玄者丘長孺父子文會友也文雖不如其父子而質實有耻不肯講學亦可喜故喜之蓋彼全不曾親見顏曾思孟又不曾親見周程張朱但見今之講周程張朱者以爲周程張朱實實如是爾也故耻而不肯講不講雖是過然使學者耻而不

講以爲周程張朱卒如是而止則今之講周程張朱者可誅也彼以爲周程張朱者皆口談道德而心存高官志在巨富既已得高官巨富矣仍講道德說仁義自若也又從而嘵嘵然語人曰我欲厲俗而風世彼謂敗俗傷世者莫甚於講周程張朱者也是以益不信不信故不講然則不講亦未爲過矣黃生過此聞其自京師往長蘆抽豐復跟長蘆長官別赴新任至九江遇一顯者乃舍舊從新隨轉而北衝風冒寒不顧年老生死既到麻城見

快絕矣以難
為黃生子孫
見

吾言曰我欲遊嵩少彼顯者亦欲遊嵩少拉我同行是以至此然顯者俟我於城中勢不能一宿回日當復道此道此則多聚三五日而別茲卒卒誠難割捨云其言如此其情何如我揣其中實為林汝寧好一口食難割捨耳然林汝寧向者三任彼無一任不往往必滿載而歸茲尚未厭足如餓狗思想隔日屎乃敢欺我以為遊嵩少夫以遊嵩少藏林汝寧之抽豐來賺我又恐林汝寧之疑其為再尋已也復以捨不得李卓老當再來訪李卓老

以賺林汝寧名利兩得身行俱全我與林汝寧皆在黃生術中而不悟可不謂巧乎今之道學何以異此由此觀之今之所謂聖人者其與今之所謂山人者一也特有幸不幸之異耳幸而能詩則自稱曰山人不幸而不能詩則辭卻山人而以聖人名幸而能講良知則自稱曰聖人不幸而不能講良知則謝卻聖人而以山人稱展轉反覆以欺世獲利名為山人而心同商賈口談道德而志在穿窬夫名山人而心商賈既已可鄙矣乃反掩抽豐

而顯嵩少謂人可得而欺焉尤可鄙也今之講道
德性命者皆遊嵩少者也今之患得患失志於高
官重祿好田宅美風水以爲子孫蔭者皆其託名
於林汝寧以爲舍不得李卓老者也然則鄭子玄
之不肯講學其不足怪矣且商賈亦何可鄙之有
挾數萬之貲經風濤之險受辱於關吏忍詬於市
易辛勤萬狀所挾者重所得者末然必交結於卿
大夫之門然後可以收其利而遠其害安能傲然
而坐於公卿大夫之上哉今山人者名之爲商賈

則其實不持一文稱之爲山人則非公卿之門不
履雖然我寧無有是乎然安知我無商賈之行之
心而釋迦其衣以欺世而盜名也有則幸爲我加
誅我不護痛雖然若其患得而又患失買田宅求
風水等決知免矣

復鄧鼎石

杜甫非耒陽之賢則不免於大水之厄相如非臨
邛則程鄭卓王孫輩當以糞壤視之矣勢到逼迫
時一粒一金一青目便高增十倍價理勢然也第

此未任姚安
時也家入以
菜色治此鄧
雅有脫聯云
雅故有耒陽

官糶是救荒
一法

此時此際大難爲區處耳謹謝謹謝焦心勞思雖
知情不容已然亦無可如何祇得盡吾力之所能
爲者聞長沙衡永間大熟襄漢亦好但得官爲糶
本付託得人不拘上流下流或麥或米令慣糶上
戶各齎銀兩前去出產地而糶買流水不絕運到
水次官復定爲平價貧民來糶者不拘銀數多少
少者雖至二錢三錢亦與方便但有銀到卽流水
收銀給票令其自赴水次搬取出糶者有利則樂
於趨事而糶本自然不失貧民來轉糶者既有糧

有米有穀有麥亦自然不慌矣至於給票發穀之
間簡便周至使人不沮不滯則自有仁慈父母在
且當此際便一分便受一分賜其感戴父母又自
不同也僕爲在今日其所當爲與所得爲所急急
爲者不過如此若曰揀荒無奇策此則俗儒之妄
談何可聽哉世間何事不可處何時不可揀乎堯
無九年水以有揀水之奇策也湯無七年旱以有
揀旱之奇策也彼謂蓄積多而備先具者特言其
豫備之一事非臨時揀之之策也惟是世人無才

無術或有才術又恐利害及身百般趨避故亦遂因循不理安坐待斃然雖自謂不能而未敢遽謂人皆不能也獨有一等俗儒已所不能爲者便謂人決不能爲而又敢猖爲大言曰揀荒無奇策嗚呼斯言出而阻天下之揀荒者必此人也然則俗儒之爲天下虐其毒豈不甚哉

寄答京友

才難不其然乎今人盡知才難盡能言才難然竟不知才之難才到面前竟不知愛幸而知愛竟不

可以醒脾

見有若已有者不啻若自其已出者嗚呼無望之矣舉春秋之天下無有一人能惜聖人之才者故聖人特發此嘆而深羨於唐虞之隆也然則才固難矣猶時時有之而惜才者則千古未見其人焉孔子惜才矣又知人之才矣而不當其位入齊而知晏平仲居鄭而知鄭子產聞吳有季子直往觀其葬其惜才也如此使其得志肯使之湮滅而不見哉然則孔子之嘆才難非直嘆才難也直嘆惜才者之難也以謂生才甚難甚不可不愛惜也夫

才有巨細有巨才矣而不得一第則無憑雖惜才其如之何幸而登上第有憑據可藉手以薦之矣而年已過時則雖才如張襄陽亦安知聽者不以過時而遂棄其受薦者又安知其不以既老而自懈乎夫凡有大才者其可以小知處必寡其瑕疵處必多非真具眼者與之言必不信當此數者則雖大才又安所施乎故非自己德望過人才學冠世爲當事者所倚信未易使人信而用之也

與曾中野

曾中野柳老
之徒

昨見公令我兩箇月心事頓然冰消凍解也乃知向之勸我者祇爲我添油熾薪耳而公絕無一語勤渠之意愈覺有加故我不覺心醉矣已矣已矣自今以往不復與柳老爲怨矣夫世間是與不是亦何常之有乃羣公勸我者不曾於是非之外有所發明而欲我藏其宿怒以外爲好合是以險側小人事我也苟得面交卽口蜜腹劍皆不顧之矣以故所是愈堅而愈不可解善乎朱仲晦之言曰隱者多是帶性負氣之人僕隱者也負氣人也路

拔刀相向是
卓吾

見不平尚欲拔刀相助况親當其事哉然其實乃
癡人也皆爲鬼所迷者也苟不遇良朋勝友其迷
何時返乎以此思勝已之友一日不可離也嗟乎
楚倥旣逝而切骨之談固聞友山日疎而苦口之
言不至僕之迷久矣何特今日也自今已矣不復
與柳老爲怨矣且兩人皆六十四矣縱多壽考決
不復有六十四年在人世上矣如僕者非但月化
亦且日衰其能久乎死期已逼而豪氣尚在可笑
也已

與曾繼泉

聞公欲薙髮此甚不可公有妻妾田宅且未有子
未有子則妻妾田宅何所寄託有妻妾田宅則無
故割棄非但不仁亦甚不義也果生死道念真切
在家方便尤勝出家萬倍今試問公果能持鉢沿
門丐食乎果能窮餓數日不求一餐於人乎若皆
不能而猶靠田作過活則在家脩行不更方便乎
我當初學道非但有妻室亦且爲宰官奔走四方
往來數萬里但覺學問日日得力耳後因寓楚欲

數句是出家
真種子

初潭集叙云
卓吾之落髮
也有故此曰
非其心也于
此可以識卓
吾矣

親就良師友而賤眷苦不肯留故令小婿小女送
之歸然有親女外甥等朝夕伏侍居官俸餘又以
盡數交與只留我一身在外則我黃宜人雖然回
歸我實不用牽掛以故我得安心寓此與朋友嬉
遊也其所以落髮者則因家後閑雜人等時時望
我歸去又時時不遠千里來迫我以俗事強我故
我剃髮以示不歸俗事亦決然不肯與理也又此
間無見識人多以異端目我故我遂爲異端以成
彼豎子之名兼此數者陡然去髮非其心也實則

以年紀老大不多時居人世矣如公壯年正好生
子正好做人正好向上且田地不多家業不大又
正好過日子不似大富貴人家計滿目無半點閒
空也何必落髮出家然後學道乎我非落髮出家
始學道也千萬記取

答劉方伯書

此事如饑渴然饑定思食渴定思飲夫天下曷嘗
有不思食飲之人哉其所以不思食飲者有故矣
病在雜食也今觀大地衆生誰不犯是雜食病者

雜食謂何見小而欲速也所見在形骸之內而形骸之外則不見也所欲在數十世之久而萬億世數則不欲也夫功名富貴大地衆生所以奉此七尺之身者也是形骸以內物也其急宜也是故終其身役役焉勞此心以奉此身直至百歲而後止是百歲之食飲也凡在百歲之內者所共饑渴而求也而不知止者猶笑之曰是奚足哉男兒須爲子孫立不拔之基安可以身死而遂止乎於是卜宅而求諸陽卜地而求諸陰務圖吉地以覆蔭後

人是又數十世之食飲也凡貪此數十世之食飲者所共饑渴而求也故或積德於冥冥或施報於昭昭其用心至繁至密其爲類至曠至衆然皆貪此一口無窮茶飯以貽後人耳而賢者又笑之曰此安能久此又安足云且夫形骸外矣勞其心以事形骸智者不爲也况復勞其形骸以爲兒孫作牛馬乎男兒生世要當立不朽之名是啖名者也名旣其所食啖之物則饑渴以求之亦自無所不至矣不知名雖長久要與天壤相敝者也故天地

有盡則此名亦盡安得久乎而達者又笑之曰名與身孰親夫役此心以奉此身已謂之愚矣况役此心以求身外之名乎然則名不親于身審矣而乃謂疾沒世而名不稱者又何說也蓋衆人之病病在好利賢者之病病在好名苟不以名誘之則其言不入夫惟漸次導之使令歸實歸實之後名亦無有故曰夫子善誘然顏氏沒而能知夫子之善誘者亡矣故顏子沒而夫子善誘之術遂窮吁大地衆生惟其見小而欲速故其所食飲者盡若

便是無窮茶
飯以貽後人

此止矣而達者其誰乎而欲其思孔顏之食飲者不亦難乎故愚謂千載而下雖有孔子出而善誘之亦必不能易其所饑渴以就吾之食飲也計惟有自飽自歌自飲自舞而已况如生者方外托身離羣逃世而敢呶呶嘒嘒不知自止以犯非徒無益而且有害之戒乎然則今之自以爲孔子而欲誘人使從我者可笑也何也孔子已不能得之於顏子之外也其誰興饑渴之懷以與我共食飲乎此也耶縱滿盤堆積極山海之羞盡龍鳳之髓跪

精進法門
對阿堵說破

而獻納必遭怒遣而訶斥矣縱或假相承奉聊一舉筋卽吐噦隨之矣何者原非其所食飲之物自不宜招呼而求以與之共也然則生孔子之後者講學終無益矣雖欲不落髮出家求方外之友以爲伴侶又可得邪然則生乎今之世果終莫與共食飲也歟誠終莫與共食飲也已

答莊純夫書

學問須時時拈掇乃時時受用縱無人講亦須去尋人講蓋日講則日新非爲人也乃專專爲已也龍溪近溪二大老可以觀矣渠豈不知此事無巧法邪佛祖真仙大率沒身於此不衰也今人不知皆以好度人目之卽差却題目矣

與周友山書

不肖株守黃麻一十二年矣近日方得一覽黃鶴之勝尚未眺晴川遊九峯也卽蒙憂世者有左道惑衆之逐弟反覆思之平生寔未曾會得一人不知所惑何人也然左道之稱弟實不能逃焉何也孤居日久善言罔聞兼以衰朽怖死念深或恐犯

此耳不意憂世者乃肯垂大慈悲教我如此也卽
日加冠畜髮復完本來面目二三侍者人與員帽
一頂全不見有僧相矣如此服善從教不知可道
左道之誅否想仲尼不爲已甚諸公遵守孔門家
法决知從寬發落許其改過自新無疑然事勢難
料情理不常若守其禁約不肯輕恕務欲窮之於
其所往則大地皆其禁域又安所逃死乎弟於此
進退維谷將欲明日遂行則故舊難捨將遂微服
過宋則司城貞子未生兄高明爲我商之如何然
弟之改過實出本心蓋一向以貪佛之故不自知
其陷於左道非明知故犯者比也旣係誤犯則情
理可恕旣肯速改則更宜加獎供其饋食又不但
直赦其過誤已也倘肯如此弟當托兄先容納拜
大宗師門下從頭指示孔門親民學術庶幾行季
六十有五猶知六十四歲之非乎

又與周友山書

承教塔事甚是但念我旣無眷屬之樂又無朋友
之樂竢然孤獨無與晤語只有一塔墓室可以厝

和晏子牛山
之對喚然興
全吉之現

完克一殿併
不頌為寺為
園

骸可以娛老幸隨我意勿見阻也至于轉身之後
或遂爲登臨之會或遂爲讀書之所或遂爲瓦礫
之場則非智者所能逆爲之圖矣古人所見至高
只是合下見得甚近不能爲子子孫孫萬年圖謀
也汾陽之宅爲寺馬燧之第爲園可遂謂二老無
見識乎以禹之神智如此八年勤勞如此功德在
民如此而不能必其孫太康遂爲羿所篡而失天
下則雖智之大且神者亦只如此已矣元世祖初
平江南問劉秉忠曰自古無不敗之家無不亡之

國朕之天下後當何人得之秉忠對曰西方之人
得之及後定都燕京築城掘地得一石匣開視乃
一匣紅頭蟲復詔問秉忠秉忠對曰異日得陛下
天下者卽此物也由此觀之世祖方得天下而卽
問失天下之日秉忠亦不以失天下爲不祥侃然
致對視亡若存真英雄豪傑誠不同於時哉秉忠
自幼爲僧世祖至大都見之乃以釋服相從軍旅
間末年始就冠服爲元朝開國元老非偶然也我
塔事無經營之苦又無抄化之勞聽其自至任其

是姚恭靖

同力只依我規制耳。想兄聞此，必無疑矣。

與焦漪園

弟今又居武昌矣。江漢之上，獨自遨遊，道之難行，已可知也。歸與之歎，豈得已邪？然老人無歸，以朋友爲歸，不知今者當歸何所？與漢陽城中尚有論說到此者，若武昌則往來絕跡，而况譚學寫至此一字一淚，不知當向何人道。當與何人讀？想當照舊薙髮歸山去矣。

與劉晉川書

昨約其人來接，其人竟不來，是以不敢獨自闖入衙門，恐人疑我無因自至，必有所干與也。今日暇，否暇則當堂遣人迎我，使衙門中人盡知彼我相求，只有性命一事可矣。緣我平生素履，未能取信於人，不得不謹防其謗我者，非尊貴相也。

與友朋書

顧虎頭雖不通問學，而具隻眼，是以可嘉。周公瑾既通學問，又具隻眼，是以尤可嘉也。二公皆盛有識，見有才料，有膽氣，智仁勇三事皆備。周善藏非

多此一防

萬分不發故人但見其巧於善刀而不見其能於遊刃顧善發然發而人不見故人但見其能於遊刃而不見其巧於善刀周收歛之意多平生唯知爲已以故相知少而其情似寡然一相知而膠漆難並矣顧發揚意多平生惟不私已以故相愛甚博而其情似不專然情之所專愛固不能分也何也以皆具隻眼也吾謂二公者皆能知人而不爲人所眩能愛人而不爲愛所蔽能用人而不爲人所用者也周糝聾作啞得老子之體是故與之語

清淨寧一之化無爲自然之用如以石投水不相逆也所謂不動聲色而措天下于泰山之安者此等是也最上一乘之人也何可得也顧託孤寄命有君子之風是故半夜叩門必不肯以親爲解而況肩鉅任大扶危持顛肯相辜負哉是國家大可倚仗人也抑又何可得也顧通州人周麻城人

別劉肖川書

大字公要藥也不大則自身不能庇而能庇人乎且未有丈夫漢不能庇人而終身受庇於人者也

不欲其以世
澤田著胸中
也

大人者。庇人者也。小人者。庇於人者也。凡大人見識力量與衆不同者。皆從庇人而生日充日長日昌。若徒蔭於人。則終其身無有見識力量之日矣。今之人皆受庇於人者也。初不知有庇人事也。居家則庇蔭於父母。居官則庇蔭於官長。立朝則求庇蔭於宰臣。爲邊帥則求庇蔭於中官。爲聖賢則求庇蔭於孔孟。爲文章則求庇蔭於班馬。種種自視莫不皆自以爲男兒。而其實則皆孩子而不知也。豪傑凡民之分。只從庇人與庇蔭於人處。

識取。

答友人書

或曰。李卓吾謂暴怒是學。不亦異乎。有友答曰。卓老斷不說暴怒是學。當說暴怒是性也。或曰。發而皆中節方是性。豈有暴怒是性之理。曰。怒亦是未發中有的。吁。吁。夫謂暴怒是性。是誣性也。謂暴怒是學。是誣學也。既不是學。又不是性。吾真不知從何處而來也。或待因緣而來乎。每見世人欺天罔人之徒。便欲手刃直取其首。豈特暴哉。縱遭反噬。

亦所甘心。雖死不悔。暴何足云。然使其復見光明。正大之夫。言行相顧之士。怒又不知向何處去。喜又不知從何處來矣。則雖謂吾暴怒可也。謂吾不遷怒亦可也。

答以女人學道爲見短書

昨聞大教謂婦人見短。不堪學道。誠然哉。誠然哉。夫婦人不出閫域。而男子則桑弧蓬矢以射四方。見有長短。不待言也。但所謂短見者。謂所見不出閫閣之間。而遠見者。則深察乎昭曠之原也。短見

者。只見得百年之內。或近而子孫。又近而一身而已。遠見則超於形骸之外。出乎死生之表。極於百千萬億劫。不可算數。譬喻之域。是已短見者。祇聽得街談巷議。市井小兒之語。而遠見則能深畏乎大人。不敢侮於聖言。更不惑於流俗憎愛之口也。余竊謂欲論見之長短者。當如此。不可止以婦人之見爲見短也。故謂人有男女。則可謂見有男女。豈可乎。謂見有長短。則可謂男子之見盡長。女人之見盡短。又豈可乎。設使女人其身。而男子其見。

正欲借女人
以愧男子此
却湊看

樂聞正論而知俗語之不足聽樂學出世而知浮
世之不足戀則恐當世男子視之皆當羞愧流汗
不敢出聲矣此蓋孔聖人所以周流天下欲庶幾
一遇而不可得者今反視之爲短見之人不亦寬
乎寬不寬與此人何與但恐傍觀者醜耳自今觀
之邑姜以一婦人而足九人之數不妨其與周召
太公之流並列爲十亂文母以一聖女而正二南
之風不嫌其與散宜生太顛之輩並稱爲四友彼
區區者特世間法一時太平之業耳猶然不敢以

男女分別短長異視而况學出世道欲爲釋迦老
佛孔聖人朝聞夕死之人乎此等若使閭巷小人
聞之盡當責以闕觀之見索以利女之貞而以文
母邑姜爲罪人矣豈不寬甚也哉故凡自負遠見
之士須不爲大人君子所笑而莫汲汲欲爲市井
小兒所喜可也若欲爲市井小兒所喜則亦市井
小兒而已矣其爲遠見乎短見乎當自辨也予謂
此等遠見女子正人家吉祥善瑞非數百年積德
未易生也夫薛濤蜀產也元微之聞之故求出使

按薛濤四友
資唐潤色先

生之腹濡藏
鋒都尉之頭
引書煤而黥
黯入文圖以
休休向亦自
工

西川與之相見濤因走筆作四友贊以答其意微
之果夫服夫微之貞元傑匠也豈易服人者哉呀
一文才如濤者猶能使人傾千里慕之况持黃面
老子之道以行遊斯世苟得出世之人有不心服
者乎未之有也不聞龐公之事乎龐公爾楚之衡
陽人也與其婦龐婆女靈照同師馬祖求出世道
卒致先後化去作出世人爲今古快事願公師其
遠見可也若曰待吾與市井小兒輩商之則吾不
能知矣

復耿侗老書

世人厭平常而喜新奇不知言天下之至新奇莫
過於平常也日月常而千古常新布帛菽粟常而
寒能煖饑能飽又何其奇也是新奇正在於平常
世人不察反於平常之外覓新奇是豈得謂之新
奇乎蜀之仙姑是已衆人咸謂其能知未來過去
事爭神怪之夫過去則余已知之矣何待他說未
來則不必知又何用他說邪故曰智者不惑不惑
於新奇以其不憂於未來之禍害也故又曰仁者

是破好奇之
惑

不憂不憂禍於未來則自不求先知於幻說而爲
新奇所惑矣此非真能見利不趨見害不避如夫
子所云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志士
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孰能當之故
又曰勇者不懼夫合智仁勇三德而後能不厭於
平常不惑於新奇則世人之欲知未來而以蜀仙
爲奇且新又何足怪也何也不智故也不智故不
仁故無勇而智實爲之先矣

與李惟清

昨領教深覺有益因知公之所造已到聲聞佛矣
青州夫子之鄉居常未曾聞有佛號陡然劇談至
此真令人歡悅無量蒙勸論同皈西方甚善但僕
以西方是阿彌陀佛道場是他一佛世界若願生
彼世界者卽是他家兒孫既是他家兒孫卽得皆
免輪迴不爲一切天堂地獄諸趣所攝是的彼上
上品化生者便是他家至親兒孫得近佛光得聞
佛語至美矣若上品之中離佛稍遠上品之下見
面亦難况中品與下品乎是以雖生彼亦有退墮

願生西方貪
做佛也既有
貪心定無住
心不肯住彼
四字說破世
人情障

罵人

者以佛又難見世間俗念又易起一起世間念即
墮矣是以不患不生彼正患生彼而不肯住彼耳
此又欲生西方者之所當知也若僕則到處為客
不願為主隨處生發無定生處既為客即無常住
之理是以但可行遊西方而以西方佛為暫時主
人足矣非若公等發願生彼甘為彼家兒孫之比
也且佛之世界亦甚多但有世界即便有佛但有
佛即便是我行遊之處為客之場佛常為主而我
常為客此又吾因果之最著者也故欲知僕千萬

見在西方

億劫之果者觀僕今日之因即可知也是故或時
與西方佛坐談或時與十方佛共語或客維摩淨
土或客祇桓精舍或遊方丈蓬萊或到龍宮海藏
天堂有佛即赴天堂地獄有佛即赴地獄何必拘
拘如白樂天之專往兜率內院天台智者永明壽
禪師之專一求生西方乎此不肖之志也非薄西
方而不生也以西方特可以當吾今日之大同耳
若公自當生彼何必相拘所諭禁殺生事即當如
命戒殺又謂僕性氣重者此則僕膏肓之疾從今

聞教卽有瘳矣。第亦未可全戒。未可全瘳。若全戒全瘳。卽不得入阿修羅之域。與毒龍魔王等爲侶矣。

與焦弱侯

兄所見者。向年之卓吾耳。不知今日之卓吾。固天淵之懸也。兄所喜者。亦向日之卓吾耳。不知向日之卓吾。甚是卑弱。若果以向日之卓吾爲可喜。則必以今日之卓吾爲可悲矣。夫向之卓吾。且如彼。今日之卓吾。又何以卒能如此也。此其故可知矣。

孔林矣。不知孔子教澤之遠。自然遍及三千七。以至萬萬世之同守斯文一脉者。乃學其講道學。聚徒衆收門生。以博名高圖富貴。不知孔子何嘗爲求富貴而聚徒黨乎。貧賤如此。患難如此。至不得已。又欲浮海。又欲居九夷。而弟子懽然從之。不但餓陳蔡。被匡圍。乃見相隨不捨也。若如今人。一日無官。則弟子離矣。一日無財。則弟子散矣。心悅誠服。其誰乎。非無心悅誠服人也。無可以使人。心悅誠服之師也。若果有之。我願爲之死。莫勸我回。

龍湖也

與弱侯

客生曾對我言我與公大畧相同但我事過便過公則認真耳予時甚愧其言以謂世間戲場耳戲文演得好和反一時總散何必太認真乎然性氣帶得來是箇不知討便宜的人可奈何時時得近左右時時得聞此言庶可漸消此不自愛重之積習也余時之之答客生者如此今兄之之真未免與僕同病故敢遂以此說進蘇長公云世俗俚語

人但知古亭之人時時憎我而不知實時時成我古人比之美疢藥石弟今實親領之矣聞有欲殺我者得兄分割乃止此自感德然弟則以爲生在中國而不得中國半箇知我之人反不如出塞行行死爲胡地之白骨也兄胡必勸我復反龍湖乎龍湖未是我死所有勝我之友又真能知我者乃我死所也嗟嗟以鄧豁渠八十之老尚能忍死於保定慵夫之手而不肯一食趙大洲之禾况卓吾子哉與其不得朋友而死則牢獄之死戰場之死

此言至真實
所以可敬

固甘如飴也。兄何必救我也。死猶聞俠骨之香。死猶有烈士之名。豈龍湖之死所可比邪。大抵不肯死於妻孥之手者。必其決志欲死於朋友之手者也。此情理之易見者也。唯世無朋友。是以雖易見而卒不見耳。我豈貪風水之人邪。我豈坐枯禪圖寂滅。專一爲守屍之鬼之人邪。何必龍湖而後可死。認定龍湖以爲塚舍也。更可笑者。一生學孔子。不知孔夫子道德之重。自然足以庇蔭。後人乃謂孔林風水之好。足以庇蔭孔子。則是孔子反不如

或以此言似
董老似鬼谷
余謂夫子繫
易云云尺獲
之屈以求伸
此言未為偏

亦有可取之處。處處貧賤。易處富貴。難安勞苦。易安閒散。難忍痛易忍痒。難余又見覘筆亦有甚說得。好者樂中有憂。憂中有樂。夫當樂時。衆人方以爲樂。而至人獨以爲憂。正當憂時。衆人皆以爲憂。而至人乃以爲樂。此非反人情之常也。蓋禍福常相倚伏。惟至人真見倚伏之機。故寧處憂而不肯處樂。人見以爲愚。而不知至人得此微權。是以終身常樂而不憂耳。所謂落便宜處得便宜是也。又亂筆云。樂時方樂。憂時方憂。此世間一切庸俗人態。

也。且恐世人
未能

耳。非大賢事也。僕以謂樂時方樂。憂時方憂。此八箇字說透世人心髓矣。世人所以敢相侮者。以我正樂此樂也。若知我正憂此樂。則彼亦悔矣。此自古至人所以獨操上人之柄。不使權柄落在他人手者。兄倘以爲然否。僕何如人。敢吐舌於兄之傍乎。聊有一管之窺。是以不覺潦倒如許。

與方伯雨柬

去年詹孝廉過湖。接公手教。乃知公大孝人也。以先公之故。猶能記憶老朽于龍湖之上。感念汪本

鈞道公講學。又道公好學。然好學可也。好講學則不可也。好講之於口。尤不可也。知公非口講者是。以敢張言之。本鈞與公同經。欲得公爲之講習。此講卽有益後學。不妨講矣。呵凍艸艸。

與楊定見

世人之我愛者。非愛我爲官也。非愛我爲和尚也。愛我也。世人之欲我殺者。非敢殺官也。非敢殺和尚也。殺我也。我無可愛。則我直爲無可愛之人耳。彼愛我者。何妨乎。我不可殺。則我自當受天不殺。

耿李之隙
在交初此猶
未悟耶

之祐殺我者不亦勞乎然則我之加冠非慮人之
殺和尚而冠之也侗老原是長者但未免偏聽故
一切飲食耿氏之門者不欲侗老與我如初猶朝
夕在武昌倡爲無根言語本欲甚我之過而不知
反以彰我之名恐此老不知終始爲此輩敗壞須
速達此意于古愚兄弟不然或生他變而令侗老
坐受主使之名爲耿氏累甚不少也小人之流不
可密邇自古若是特恨此老不覺恐至覺時噬臍
又無及此書覽訖卽封寄友山仍書一紙專寄古

愚兄弟

與楊鳳里

醫生不必來爾亦不必來我已分付取行李先歸
矣我痢尚未止其勢必至十月初間方敢出門到
此時可令道來取箇的信塔屋旣當時胡亂做如
今獨不可胡亂居乎世間人有家小田宅祿位名
壽子孫牛馬猪羊雞犬等性命非一自宜十分穩
當我僧家清高出塵之士不見山寺盡在絕頂白
雲層乎我只有一副老骨不怕朽也可依我規制

可味

速爲之

又與楊鳳里

行李已至河上一途無雨可謂順利矣我湖上屋
低處就低處做高處就高處做可省十分氣力亦
又方便低處作佛殿等屋以塑佛聚僧我塔屋獨
獨一座高出雲表又像西方妙喜世界矣我回只
主張衆人念佛專修西方不許一箇閒說嘴曾繼
泉可移住大樓下懷捷令上大樓歇宿

與梅衡湘

答書二首附

此梅公即制
滇南時也故
以外字勝其
繫字一字之
公甚多後來
者當知所法

承示繫單于之頸僕謂今日之頸不在夷狄而在
中國中國有作梗者朝廷之上自有公等諸賢聖
在即日可繫也若外夷則外之耳外之爲言非繫
之也惟漢時冒頓最盛強與漢結怨最深白登之
辱嫚書之辱中行說之辱嫁以公主納之歲幣與
宋之獻納何殊也故賈誼慨然任之然文帝猶以
爲生事擾民不聽賈生之策况今日四夷效順如
此哉若我邊彼邊各相戕伐則邊境常態萬古如
一何足掛齒牙邪

附衡湘答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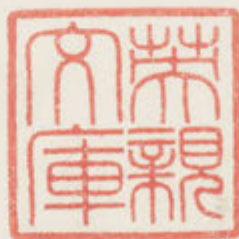
佛高一尺魔高一丈昔人此言只要人知有佛
卽有魔如形之有影聲之於響必然不相離者
知其必然便不因而生恐怖心生退悔心矣世
但有魔而不佛者未有佛而不魔者人患不佛
耳毋患魔也不佛而魔宜佛以消之佛而魔愈
見其佛矣佛左右有四天王八金剛各執刀劍
寶杵擁護無非爲魔終不若山鬼伎倆有限老
僧不荅無窮也自古英雄豪傑欲建一功立一

節尚且屈耻辱以就其事况欲成此一段大事
邪

又

丘長孺書來云翁有老態令人茫然楨之於翁
雖心向之而未交一言何可老也及問家人殊
不爾又讀翁扇頭細書乃知轉復精健耳目病
一月未大愈急索焚書讀之笑語人曰如此老
者若與之有卻只宜捧之蓮花座上朝夕率大
衆禮拜以消折其福不宜妄意挫抑反增其聲

價也





Small handwritten characters or marks on the right edge of the page, possibly a page number or date.

Small printed characters or a mark at the bottom right corner of the page.

110X
136
6